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冲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游仙詩一首

郭景純游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已事誅殺賢良聚故託言秦穆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善本作共所知翰曰從死曰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善曰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法曰以人從葬

為殉鵲冠子

秦穆殺三良昔

善本作惜字

哉空爾為

濟曰秦穆公卒以子

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臣故無益徒彰非禮故云空爾為善曰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

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怙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

也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音資良曰凡仕日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善曰漢書

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臨沒要乎之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

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

下如綆古縻美悲切銑曰穴基門綆縻皆繩索善曰

死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向曰甘

不退翰曰劇甚也有所施者為人用也善生為百夫雄

死為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濟曰詩序曰黃鳥

虧歎也善曰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

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良曰亦諫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帝死而記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銑曰植自言功名不可強為而

言功立不由於已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

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問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

義我謂三良也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向曰殘殺也

柳下惠妻誅曰懼涕君子未能厲兮吁嗟生時等榮樂既

沒同憂患平聲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

從死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善本涕登君墓臨穴

仰天歎平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翰曰墓中不明是謂

日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埒臨穴已見上

文說文曰歎太息也李陵詩曰嚴父憐長夜慈母去中堂

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閭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濟曰

日長歸冥冥往而不反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黃鳥

詠史詩八首 五言

左太冲 向曰是詩之意多以喻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良曰蓋思自屬矣弱冠年二善也柔翰筆也卓犖特達也十

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與犖同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

揚雄博極群書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秦論司馬相如

此以為賦法則也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銑曰鳴鏑矢名羽檄徵兵之書

善曰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

習勒騎射育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漢書高祖曰吾以

羽檄徵天下兵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子余反向曰齊將田穰苴有兵法我乃雖非

甲冑之士疇昔覽穰苴之術善曰尚書曰善穀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師而諸侯

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長嘯激清風志若

無東吳翰曰時吳未平臨風長嘯若無東吳者志高而氣

曰激感也東吳善曰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注

言願當一割之任奮策於敵國也善曰東觀漢記班超

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與勦鈐刀一割之用韓君章句曰

也騶施左眇莫澄江湘右盼普定羌胡良曰眇盼皆視也左

羌胡謂取蜀蜀在西故云羌胡善曰廣雅曰眇功成不

受爵長揖歸田廬銑曰此思之志也爵五等爵也善曰

有廬漢書疏廣曰善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銑曰鬱鬱茂美兒離離輕細兒

詩傳曰離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

濟曰彼謂山苗喻世胃此謂澗松喻英俊
善曰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

韓詩內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胃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蹢躅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雅曰僚官也

珥漢貂良曰金曰碑張湯也珥插也善曰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釐之列子俞氏曰病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
 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

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董巴

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爲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銑曰馮唐白首屈於

郎署故云不見招偉奇也思歎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
善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

唐曰父老何自爲郎說文曰偉奇也
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之諸侯聞之而畏魏是謂魏之藩屏也善曰廣雅曰吾
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蕃魏

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

帝仲連謂平原君曰魏客辛垣衍安在爲君責而歸之及見垣衍垣衍垂拜謝曰吾請出不復敢言也秦將聞之爲

却五十里此諸談笑之間也
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
偉倜儻畫策而不肯仕宦在職
趙孝成王使曰起圍趙魏

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爲帝魯連適遊趙貴而歸昭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

切成恥善本作受不字賞受高受節受卓受不受群濟曰秦軍引去平原

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賞也即有取者是謂賈人之事矣乃辭而去謂不爲貴者所羈而

能解紛又不受所賞卓然與天下不羣也善曰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連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

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

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宜於當世也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卓史記曰魯仲連好持

高節遊於趙論語顏臨組不肯綵善本作肯分

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良曰組綵綵繫分受璽印也言

以千木仲連繫已利物以刺貪失也善曰說文曰組綵

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綵繫也禮舊命徵曰諸侯執珪解朝

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

周禮注曰冠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銑曰

赫赫美盛貌術衢皆道也竟盡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

善曰毛詩濟濟多上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

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

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

十人占詩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向曰金曰碑張湯

長衢夾巷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兄恭為樂陵侯此皆貴盛用事游士

皆集宿其館廬也善曰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

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

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

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南鄰擊鍾聲北里吹笙竿翰曰鄰

恭長子高為樂陵侯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鍾焉

族故常聞奏樂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鍾焉

呂氏春秋曰帝嚳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竿磬或

為寂寂楊子宅門無鄉相與寥寥空宇內善本作所講在

玄虛濟曰寂寥虛靜也楊雄素嗜酒人希至其門故云無

虛也善曰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楊雄自敘曰雄

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

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言論

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言論

唯宜尼辭賦擬相如良曰有人問雄雄常用法應之撰為

子也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故云擬相如善曰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

誤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悠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嘲曰天下之

激於當代也善曰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土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

向曰皓大也靈景日景也神州京都也善曰廣雅曰皓明也

傳玄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列宅紫宮裏飛宇

若雲浮

翰曰紫宮天子所居處浮雲浮高廣也善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管宮

室上成雲氣

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濟曰峨峨高門藹藹盛兒善曰廣雅曰峨峨高門

雅曰峨峨容也峨與峨同古字通漢書鮑宜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燕鵲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

也自非攀龍客何為歛

許來游競良曰言我非攀龍附鳳趨忽也善曰楊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辭綜西京賦注曰歛者言忽也

被褐出閭闔高步追

許由

銑曰褐短敝之衣閭闔國門也許由堯時隱居之土思惡世人趨競勢利將被褐出國門追許由之迹而

履之也善曰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向

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修道沖虛學十畝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隱遂逃於中嶽下振衣

千仞罔濯足萬里流

向曰振衣濯足欲去世塵也善曰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

嶽高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

平聲協韻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曰震

猶威也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屠者飲於燕市酒酣漸離

擊筑荆軻和而歌以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善曰史記曰荆軻之燕與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

高巧邀四海豪右何足陳

良曰荆軻與漸離後刺擊秦王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

亦與一代殊此人高觀越四海之外豪右之人何足可陳
也善曰臣瓚漢書注曰邈縣邈也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
兼并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干鈞
濟曰言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三十斤曰鈞言君王雖
貴軻將刺之狗屠雖賤軻乃與飲事雖屬軻實思自謂也
思疾當時貴者盡是小人故輕之賤者雖賤則有君子故
重之善曰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良曰主父宦曰臣結髮游學三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孝
子畢弟不收此由名官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善曰
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大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
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官仕
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
肉之親薄輕鄙之也買臣困樵采善本作伋儷不安宅銑
史記曰君薄淮陽邪買臣困樵采善本作伋儷不安宅銑
朱買臣家貧常刈薪賣以給食檐束薪行且誦書其妻數
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不
能留伋儷謂妻也伋儷匹宅居也善曰漢書曰朱買
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檐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

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買臣笑曰我十五年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
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志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
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
曰已不能庇其伋儷杜陳平無產業歸來擊負郭向曰陳
預曰儷偶也伋敵也陳平無產業歸來擊負郭向曰陳
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依也善曰漢方言曰擊夢也郭璞曰謂蔽夢也育愛鄭
玄禮記注曰長鄉還成都壁立何寥廓翰曰卓文君既奔
負之言背也長鄉還成都壁立何寥廓翰曰卓文君既奔
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寥廓空也善曰郭璞四賢豈
曰貧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四賢豈
不偉遺烈光篇籍向曰言此上四賢豈謂不奇偉而遺美
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當其未遇時憂其在字填溝壑
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其在字填溝壑
英雄有述邇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戈遺之在草澤良曰
沈淪於此見志善曰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周易曰
屯如遭如國語曰古曰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

文選卷之四

士銳
居曰

善曰說文曰習習屢飛也鵲冠子曰籠

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踈寂貌言之在麓中也風賦曰廓抱歟而獨倚

塞中塗向曰無通路謂特無道也枳棘有刺之木喻讒佞也善曰王

門無所見孔叢子孔
計策弃不收塊若

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善曰東方
計策棄捐不收士逸楚辭注曰塊獨處

顧無斗儲濟曰寸祿斗儲雖至少此皆無之善曰國語叔向曰絳

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
米架上無懸衣說文曰顧還視也儲蓄

相夢朋友日夜踈良曰蔑輕也思疾時
奔賢賤貧兼以自踰

益曰茂踈蘓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

銑曰蘓秦自趙說六國使約從而并
相之後爲齊客卿齊大夫與秦爭寵

入秦說秦王秦王拜斯爲客卿後爲丞相素皆貧賤之士俯仰之間而取榮寵

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欲過分咄
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

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尊秦爲從約是之燕陽爲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

齊大夫多與燕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爲客卿又曰始

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
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咄也說文曰

飲河期滿腹責足不願餘巢林栖

向日偃鼠飲酒不過滿腹鵲鵲巢林不
過一枝取足而已不願節也此則達士

才必爲其咎 善曰莊子
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詩一首 五言

張景陽

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

詠自娛少時公府後為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協見朝廷貪祿位者眾故詠此詩以刺之 善注同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二疎

濟曰

為漢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上以為年篤乃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牛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但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訣而去藹藹盛兒東都門長安東門也祖祭也凡送行而飲酒者假祭道為名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祀較之祭也 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 良曰朱軒公卿車也金城

長安城也衢道也軒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

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銑曰

簪也凡束髮為從官散髮為罷官 善曰鍾會有遺榮賦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倉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 行人為隕涕賢哉此

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 善曰漢書楊宜上書曰揮

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

去愚 廣曰

歸曰令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曰子孫欲及君時頗立產業今計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宗族其饗其賜盡吾餘日不亦可乎隕墜揮散儲積也 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卒歲已晚也說文曰顧

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嘆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足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卿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丈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墮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卿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此而常佩服矣壤地也咄嘆也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

壤俱弊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珥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詩一首 五言

盧子諒

濟曰徐廣晉紀云廬諶字子諒范陽人也其有戈理善屬文西晉之末天下裏亂北投劉琨琨現以為德事中郎後為段匹碑別駕賞覽史籍至蘭相如傳觀其志思其人故諒之善曰徐廣晉紀曰廬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戈里顯宗徵為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文諶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諶依石季龍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

良曰和氏

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善曰蔡邕琴

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璫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璫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平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則短在趙是致患也故簡才使秦以全國命善曰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蘭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向曰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王召而使之善曰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顏曰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秦翰曰軾車上橫木入關入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秦翰曰軾車上橫木入關入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玄禮記秦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宜尼伏軾而歎曰由之難化也秦

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良曰趙

也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相如就館揮奮睨視也捐毀弃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擲秦王史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連城所偽往荆玉亦真還濟曰相如度秦詐偽補曰金柱連城所偽往荆玉亦真還濟曰相如度秦詐偽得乃使從者衣褐裹其璧亡歸于璧連城謂十五城荆玉謂和氏璧也善同濟注又曰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

愛在澠池會二主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向曰秦趙會於澠池秦昭王欲恃其疆相如折挫其端善曰爾雅曰愛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惟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歡史記曰秦武王

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列襄王子曰不猶愈於負其九
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
曰端皆在血下露襟怒髮上衝冠下髮上衝冠善曰說

文曰皆目眦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西缶終雙擊東琴
虎皆裂血出眦虎髮上衝冠已見上注

不隻彈瑟趙王為之鼓瑟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為

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曰五步之內請以頸
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

王之失矣善曰西缶東瑟已見西征賦捨生豈不易處死

誠獨難良曰捨生而死善曰蓋易也處死地而能立事難也

史公曰非死者難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銑曰謂相如
言處死者難也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奉璧入秦時

也稜猶奮也彊禦謂秦也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
懾干鄰國毛詩曰不畏彊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

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位在廉頗之右頗因相如素賦

人吾羞不忍為之不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
會望見頗引車避匿此為屈節也邯鄲都也俛低軒車也

善曰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侮
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侮

翰曰舍人諫相如曰君與廉君同位廉君多置惡言而君
畏匿且庸人尚羞之况將相乎對曰吾不畏秦王豈畏廉

將軍哉顧獨念彊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鬪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
軍之至此厥其嘗過也善曰晉灼漢書注曰鄙人不知將

曰謝尚書曰思免厥侮孔智勇冠當世代字弛張使我
安國尚書傳曰嘗過也智勇冠當世代字弛張使我

莫折秦王為張也誠可歎笑之我謙自稱也下廉頗為解
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

張子房詩一首

五言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正月

公以舟師進詩軍頓留項城經張曰廟也

謝宣遠

良曰晉末宋高祖比伐見張良廟毀乃修之并命諸人為詩瞻時為豫章太守

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鏡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謂周之

以思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

紀文卜洛易去隆替興亂罔不亡卜洛而都之以為有德

孫有之是以亡也善曰尚書曰子朝至于洛師卜澗水

瀍水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晉廢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

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

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力政吞九鼎苛慝慕三殤

翰曰力政謂秦以力為政也吞取九鼎而伐周也橫死曰

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貢問之曰吾

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

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

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善曰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

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為政相

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息肩纒民思靈鑒集朱光曰

寶器而遷西周苛猶虐也漢高之德而集之漢火德故云朱光纏結也善曰東京

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

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

都賦曰輝朱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良曰伊人謂子房

光於曰水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興王謂漢高也言

人代天理官子房感此而扶翼興王使成帝業工官聿疾

也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

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婉婉幙中畫暉暉善本作天業昌鏡曰言子房運策於惟

盛也婉婉美兒暉暉月兒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

祖曰運籌於帷幄之中吉不如子房易從靈圖曰攝天之

業使之理鄭玄鴻門銷薄博蝕垓下隕攬楚捨向曰薄蝕

見沛公公曰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羽因留

沛公飲范增數目羽使擊沛公公從間道還軍使良留謝

後漢王追羽至陽夏漢王謂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

諸侯皆會圍羽垓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凡日蝕不於晦

朔者名薄彗星為攬皆錯亂不順之事隕猶落也善

曰薄蝕攬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彗星為攬皆於

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攬皆於

建蕭宰定都護儲皇翰曰高祖居洛陽宮諸將爭切不定

以問良良曰陛下所與為仇者為誰

曰雍齒良曰請先封雍齒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

且侯吾屬無患此謂爵仇也又勸上立蕭相國故云建蕭

宰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良因勸上入長安是

日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

趙王如意呂后恐以問良良為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

儲皇也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

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

立之漢書定都護太子並同翰注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

也君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濟曰良嘗游下邳北土有一

矣後五日與我期是夜半老父至甚喜出一編書曰讀是

則為王者師及明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天下既定良曰

願奔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肇始允信幽

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

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下帝鄉帝鄉謂崑崙崑崙山天帝居處

善曰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莊子曰華封人謂

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

允彼挑蟲翻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

句曰翻惠心奮千紀清埃播無疆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

飛貌清塵布於後代有無窮之美埃塵疆窮也善曰周易曰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塵也李尤武功歌曰清埃飛

連日月毛詩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祖睦親也三正天

地人之政言宋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制成理德被八方

善曰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

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正子為天止

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右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漢書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向曰易云明兩
監八方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作離大人以繼
明照子四方慶霄薄汾陽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皆然喪其天不焉
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陰覆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猶
覆也善曰明兩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
也何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
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鄭玄曰明爾者取君明上下以
明德相承其於天鑒旌旌善本作歷頽寢飾像薦嘉掌鑒旌
下之事無不見也天鑒旌旌善本作歷頽寢飾像薦嘉掌
車駕旌旌也言宋高祖歷良廟見頽毀寢廢更使節其形
像而祭之薦進也嘗設祭名也善曰宋畧曰大軍九月
次鼓城鑾旌旌也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濟曰言宋
公半傳秋祭曰嘗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高祖之意
豈徒表飾此廟而已乃思良輔翼漢祖故復為之是不忘
但德矣宋高漢後也甄表也善曰大戴禮曰神明自得
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逝者如可作
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逝者如可作
揆子慕周行良曰逝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良之意亦慕

我宋朝善曰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
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
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濟濟屬車士
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濟濟屬車士
繫繫翰墨場銑曰濟濟美兒屬車後車也言宋祖後車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天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
奮藻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圖講經藝之所
繫夫遠盛觀竦踊企一方此盛觀但竦踊企望而已瞻時
在豫章故云一方善曰繫夫宜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遠
離也莊子叔連曰繫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
踵也毛詩曰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翰曰四達謂衢路
相怨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言天下有道衢路
平直瞻自愧蹇步無良才以游此瞻之謙詞善曰禮記
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疏
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足蹇和忘微遠延首詠太
康濟曰瞻自謂微人而守遠郡由蹇和氣遂復忘此但以
舉目延首詠太康之道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時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五言

顏延年

良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

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謂曰吾有金願以贈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不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婦晚而至乃向來採桑者婦曰子辭親往仕五年乃還而悅路旁之婦人解子裝金以與之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延年諫此以刺為君之義不固也

椅於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

日說

椅亦梧類鳳皇常棲之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遂生黍也言椅梧之樹常傾枝以候鳳寒谷之地待人以吹律亦猶敷之與響物而應之雖自遠而至因相匹偶此言夫婦之義相感而合懷猶顧也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鸞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椅梧竹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敷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敷響鵲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毛詩傳曰懷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向曰婉美兒幽閑柔順思也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向曰婉美兒幽閑柔順君子謂秋胡也善曰毛詩傳曰婉然峻節貫秋霜明美兒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也然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之美侔等也善曰貫猶連也傳玄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其一濟曰偶此嘉方之日

也善曰陸機從梁燕居未及歡善本作良人顧有違良

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燕居未及歡善本作良人顧有違良

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而行故云安居未及歡婦謂夫曰

良人違別也善曰毛詩曰或燕燕居急又曰妻子好合

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

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脫巾

千里外結綬登王畿謂陳國王者所起故曰王畿善曰

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

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屐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

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戒徒在昧旦左

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

右來相依向曰昧末也言未明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相

左氏傳曰讒鼎之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翰曰威遲歷

銘曰昧且丕顯

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毛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

萋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存

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其二善曰蘇武毛曰生嗟余怨

行役三陟窮晨暮濟曰余謂秋胡稱也怨歎此行役也三

云陟彼祖矣言為登山陟險窮盡晨暮善曰毛詩曰差

子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

高岡我馬玄黃又曰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良曰嚴駕

鞍息駕也善曰楚辭曰嚴車駕戲兮遊鄭玄禮記注曰越

躡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太叔曰跋涉山川

蒙犯原隰多悲涼迴風卷高樹善曰宋均春秋離獸起荒

蹊驚鳥從橫去善曰阮籍詠懷詩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

路其三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中之超遙行人

遠宛轉年運徂良人為此別日月方向除銑曰徂往除盡

日超逍遙兮令焉薄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予

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

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萋曰除孰知寒暑

積僂倪見榮枯僂倪猶俯仰也程曉女典曰春榮冬枯自

然之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其四翰曰蕪草也善曰陸機青青河畔草詩曰空房

來悲風鵬鳥賦曰止于坐隅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

宋玉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

暮兮日已寒爾雅曰蕪草也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

濟曰役謂入仕歸願昔辭善本作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良

謂復還也遵從也未素謂草木未落蠶月善曰毛詩曰蠶

載華謂草已榮蠶月善曰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蠶

蚡者蠅丞在桑野阮籍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銑曰佳

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胡妻也窈窕美兒援攀也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傾城

召予薛君韓詩韋句曰窈窕貞專貌說文曰援引也傾城

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其五向曰傾城之兒人誰不顧故

也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

顧傾入城再顧傾人國寧如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曰

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年往誠思勞路善本

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年往誠思勞路善本

字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翰曰闊猶異也昧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曰往曹子建荅楊德祖書曰思子

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聲

日夜闊何以慰吾心廣廣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

無容不識直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

生猶少捨車遵往路鳥藻馳目成濟曰秋胡望其妻而前

進將以目擊冀成其心捨弃遵從也藥水草也善曰周

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

行人懷往路班彪異州賦曰感鳥藻以進藥兮楚辭曰滿

堂兮美人忽獨與子兮目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成

為親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

其六濟曰南金雖重執義不受密絕之義也善曰毛

詩曰元龜象齒大路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

潘岳從姊詩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謂高節難久淹竭綺

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高節難久淹竭綺

來空復辭良曰婦既志高故難久留竭去也空復辭無所

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竭來歸善曰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

耕未自疎王逸楚辭注曰竭去也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

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銑曰遲遲行兒造至也至門

并嘉慶妻未還所以問何之善曰閑居賦曰太夫人在

堂蕪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

位居室楚辭曰浮雲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翰曰妻自

方容與導余兮何之也桑榆時言日暮也善曰物色桑榆言日晚美人望昏

也東觀漢記光武曰日出之東隅收之桑榆至慙歎前相持

其七濟曰美人亦妻也秋胡慙歎已過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

不思鄭玄箋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

日已止也恒早寒銑曰豫悅也善曰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草將以

遺兮離居史記曰魏王豹至國即絕河關爾雅曰

豫樂也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平聲善曰毛詩曰明發

夜起慘悽歲方晏日落游子顏其八向曰每及歲暮常

長歎就銷落奈何來歸失義如此皆秋胡子妻恨詞善曰言

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頻楚辭

曰歲既晏兮孰華鄭玄毛詩箋曰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

方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起翰曰以琴瑟為喻也高張必致絕絃立節有以盡命聲

起急自於調起詞苦由乎恨深善曰高張生於絕絃以

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興於恨深揚

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徵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聲

演連味曰繁會之音生乎絕弦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

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

悲矣調猶韻也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

行愆善本作諸已濟曰愆猶失也善曰繁欽與魏文帝

言而退楚辭曰解佩纕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

凡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紛百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君子失也論語曰 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 良曰皆俱沒齒
失義不俱盡年 善曰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
女無別則夫婦失義皆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
義也論語曰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 其九 鏡曰詩序
沒齒無怨言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 云疆暴之男不能
侵凌貞女也詩曰厭浥行露言不可以無禮于有禮也妻
愧於此詩甘赴水而死泥水涯也 善曰貞女不犯霜露
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為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
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
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
耳爾雅曰水使復入河為泥

五君詠五首

五言 向曰延年領步兵好酒
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謚言於

彭城王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
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喻山濤王戎由
貴盛也遂黜而不收 善曰沈約宋書曰
顏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
劉謚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
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

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翻有時
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
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
出守詠劉伶曰輶精曰沉飲誰知非荒宴
此四句蓋
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翰林曰阮籍為步兵校尉 善曰表宏
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尉
尉大將軍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

鏡曰淪沈洞深也 善曰廣雅

勳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照良曰

也籍沈醉終日率爾屬文初不苦思詞皆諷喻寓寄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籍并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
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
餘篇為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詆諷終始

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

濟曰籍游蘇門蕪門山有隱者籍對之長嘯清風寥亮故謂懷人籍

嫂常歸相見與別忽以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所以驚眾也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

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常三王之義蕪門生蕭然皆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迫

爾而笑籍既降蕪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

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籍康司馬長卿讚曰物故不可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詒注曰越踰也

論塗窮能無慟銑曰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口不評論臧否人物

輒慟哭而反此延年自詒以為塗窮者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臧否人

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嵇中散良曰嵇康為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翰曰餐霞仙者之流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

氏春秋曰沈君筮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餐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

及沈瀝形解驗默仙吐論如凝神濟曰南海太守鮑靚通

食朝霞**寧夜聞靚室有琴聲而問焉靚曰叔夜寧曰叔夜臨命**

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示人有終而實尸解則形解也

驗此則康默然而仙矣又康著養生論則可謂知凝神之道也善曰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

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而

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

實尸解桓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

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疑

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疑也廣雅曰疑

立俗迂故五流議尋山洽隱淪良曰康非湯武薄周孔所

新論曰天神人
五 曰隱淪 鸞翮有時鍛拜龍性誰能馴銑曰鍛殘馴
康亦復自謂 善曰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
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左
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
康漢書注 擾馴也鍛所例切

劉參軍

向曰劉伶為建威參軍 善曰袁宏
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猶閉關却掃而無事也 善曰

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閑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滅榮緒晉
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
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解說
文曰懷藏也莊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將
守形形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謂聲色不入濟曰眩惑也
乃長生 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聲色俱喪故鼓鍾
不足以為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
鶉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 銑曰鶉藏精光也沈飲耽飲也
荒廢之宴言人不知伶非為此

宴宴亦有以也 善曰廣雅曰鶉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
明也藏榮緒晉書曰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羲和

沈湎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毛
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

此見 向曰嘗作酒德頌雖曰短章情自此見謂伶好飲為
居亂代欲晦其文延年自解將同此美 善曰頌酒

即酒德頌也衷謂中辭也
蒼頡篇曰衷別外之心也

阮始平 潘曰阮咸為始平太守 善曰袁宏
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

子也與籍俱為竹林
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寶稟生人

善本 秀 翰曰咸字仲容青雲器高
作民 大者也秀美也 善曰青

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

廣雅曰 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
秀美也 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

哀以思金聲不合雅頌非德政中和之善必今古尺有長
短所致後攝得古銅尺度之今尺短四分此謂識微也金

奏謂鍾磬也 善曰傳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
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
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
銅尺歲久欲腐壤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
為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掌金奏郭
凡樂事以鍾鼓奏 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郭
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 良曰咸哀樂至則過絕於人太原
阮咸若官人之職必妙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山濤
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
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
妙絕於時鄭玄毛 屢薦不入宦 善本一作官 一麾乃出守 銑曰山
為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
為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此亦延年自喻 善曰曹嘉之晉
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
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勗所指麾也傳暢諸公讚曰勗性
矜因事左遷咸 為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曰秀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 翰曰甘好也淡薄清淨也毫素

喻好文也 善曰說文曰淡薄 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

味也文賦曰唯毫素之所擬 濟曰好玄謂秀讀書鄙賤人所解說章句 善曰謂注莊

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 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

之秘奧測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取也漢書曰費 直治易長於 交呂既鴻軒攀勢亦鳳舉 向曰秀嘗與嵇康

卦筮無章句 安灌園於山陽鴻鳳風之美者故以喻焉 善曰向秀別 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

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 流連河 載軒軒飛貌張衡觸鱗賦曰星回日運鳳舉龍驤

裏游惻愴山陽賦 良曰秀嘗與嵇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 兒河裏河內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 善曰

漢書班伯曰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

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
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詠史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銑曰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

華善曰漢書注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

苑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帥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發夸

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

日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

有河洛伊故曰三川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向曰此有百金之子

而取高位善曰史記陶朱公曰吾聞于金之子不死於

市漢書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

青紫如脩拾地芥京城十二衢飛薨各鱗次翰曰薨屋簷也若魚

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薨并互李尤辟雍賦曰擯羅鱗次仕子彰華纓游客竦

輕轡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濟曰未稀尚多也雲至如

華組之纓楚辭曰竦余駕乎入冥廣雅曰竦上也毛詩曰

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

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賓御紛飈沓

曰吾祿厚得此軒尚書中候曰青雲浮至鞍馬光照地良曰諷沓衆盛貌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

繁華也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弃銑曰嚴君平卜於成都市

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是身與世相弃也此詩獨美嚴公

以誦當時奢麗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仕

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虞子陽

向曰虞義集曰義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

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序曰義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

破匈奴義慕之是以詠矣

擁旌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翰曰旌旌也汗馬謂馬出汗

善曰班固詠邪山祝文曰仗節擁旌鉦人代鼓漢書公長

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窮

善本作秋八月虜騎入幽并

濟曰膚匈奴也幽并二郡名善曰宋

飛狐白日晚澣

海愁雲

善本作生良曰飛狐地名澣海北海名善曰漢

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

羽書時斷絕

刁斗晝夜驚

銑曰刁斗以銅作受一斗晝炊飲食夜學

持行斗謂晝夜驚善曰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

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

衛孟曰以銅作鑊受一斗晝炊飲食夜乘墉揮寶劍蔽

日引高旌善曰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故杜預左氏傳注曰

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子歐冶子

下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

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雲

史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楚辭曰旌蔽日兮蔽若雲

也七萃士魚麗六郡兵智曰雲屯如雲之屯萃聚也以

麗陣名六郡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也善曰陸

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

郭璞曰萃聚也亦猶薄有七輿大夫皆眾聚集有智力者

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漢書

曰趙武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胡笳關下思羌

笛隴頭鳴

濟曰笛簫也起於胡笛起於羌思者其聲悲思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精良曰骨日逐皆匈奴侯王名自警警伏也亡精失魂見精善曰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警焉文穎曰恐懼

也漢書匈奴有日逐王玉門罷片候甲第始脩營錄曰匈奴既破

西京賦曰喪精亡魂故片候皆罷也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謂第一之宅

也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又曰李廣遠片候未嘗

遇害又曰賜霍光甲兵一區又曰上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王滅臣無以家為位登萬吏積

功立百行成論語曰登外也十六外曰使言栗多也一善曰

與之庾百行已見上文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向曰不

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天與未窮激楚樂已見高

地無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毀也

臺傾良曰激楚歌舞也人既遷化故云高臺傾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衆

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桓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當令麟

閣上千載有雄名鮑曰天子思其功德圖形貌於麟閣上

善曰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敘其姓名

百一詩一首五言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

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

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

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給道蓋

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

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

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補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百一詩

應休璉

向曰文章錄曰應璉字休璉汝陰人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

曹爽多違法度璉為是詩以諷焉以刺在位者莫不怪愕獨何晏無怪也意者

以為字分有一補於時政善曰文章錄曰璉百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

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璉為詩以諷焉與著作卒文章志曰璉汝南人也詩

字曰下流應侯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論語曰璉自恨居下流也善曰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

誣齊曰宿父也誣猶欺也善曰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實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三略曰侵誣

下民國前者墮許規切善官去有人適我閭良曰墮官能內誼詳本作墮字

也善曰高唐賦曰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拈魚善曰漢書長吏墮官賢士失志

田家作苦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

銑曰承明謂天子待制處也善曰璉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謂帝承明

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所以占之此土是

謂仁智居向曰此土謂璉之閭里仁智謂有山水也善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璞曰隱度

之也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文章不經國筐篋口無尺書善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簡書說文曰筐篋笥

也漢書曰廣武君曰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問璉何等奉咫尺之書以使燕

用而稱才學往往為人所歎譽也皆有人問詞也善曰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

往而見譽問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賤子璉謙稱空虛者之辭也

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賤子璉謙稱空虛

無也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稱賤子良曰宋有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以為大寶而藏之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而笑此燕石也與瓦礫不殊言周客知宋人非寶而觀之有人知我無德而問之其於愧也亦多矣皆調朝廷之士有其位無其戈能不愧乎善曰言已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而笑曰此以發寶草匱十重巾十襲客見悅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礫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游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思游仙法世故為是詩善曰臧榮緒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

晉書曰何劭字敬宗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向曰亭亭高山兒善曰古詩曰

日亭亭山上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善曰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在

冬夏青青爾雅曰栢本也焦貢吉士懷真心悟物思遠託

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翰曰吉士劭自喻也物謂松栢濟曰玄雲取其高也巖石取其

固矚視也善曰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啓日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門羨昔王子喬友

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良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

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乘

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善曰

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為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修德思玄賦曰續連翩兮抗跡遺萬里豈戀生人善本作紛暗暖說文曰御使馬也

樂長懷慕仙類眇

善本作眩字

然心懸邈

鮑日抗舉也

善曰廣雅曰抗

舉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跡王逸楚辭注曰懸懸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游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難傲誕上下道德信遠乎哉善曰凡遊仙之篇皆

所以滓穢塵網緇縠絳食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敘雖志

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

齊曰朱門

貴門蓬萊仙山名若如也善曰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樓又曰遜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遜世無悶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輜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臨源挹清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

波陵岡掇

丹英

音啼良曰陵上掇拾萐草也善曰毛萐詩傳曰挹斟也又曰掇拾也本草

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萐故曰丹英

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

梯

鏡曰靈谿谿名盤樂安何也仙人登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也善曰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荊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

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輸為梯可

以陵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

向曰莊周為蒙漆園吏楚王聞周賢使厚幣迎許

之為相周笑謂使者曰亟去無汙我故云傲吏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是曰逸妻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汙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進則保龍見退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則觸藩羝

翰曰易云九二見龍在田龍德正中中也又曰羝半觸藩羝其角言退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見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半觸藩羝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高蹈風塵外長挹謝夷齊

叔齊二人恥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為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挹謝之而去善曰左氏傳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迷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善曰青谿山名道士有道士向曰青谿山名道士有道士

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谿之美雲生梁棟間風

出窓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善曰史記曰蘇秦學於鬼谷子今所言者璞假稱穎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

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

翹跡企潁陽臨河思洗耳

善曰

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許由逃之潁水之陽由其言不善乃臨河洗其耳翹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事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

善曰

閭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西京賦高誘曰兌為閭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靈妃

顧我笑粲然啟玉齒

善曰靈妃宓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聚

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蹇脩時不存要

之將誰使

良曰蹇脩占之賢媒也存在也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

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王逸曰古賢蹇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

善曰言珍禽芳草遊相輝映可

悅之甚也蘭 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 善曰陸機毛詩草

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 中有冥寂士靜

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藥挹飛泉 翰曰冥霄天也藥藥

玄默也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

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 濟曰赤松占仙人鴻鳥也 善曰

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

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輶

以水玉乘煙古白鶴頌曰茲亦耿介矯翮紫煙 左挹浮

丘袖右拍 洪崖肩 良曰浮丘洪崖並仙人 善曰列仙

說文曰拍拍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

卿與數天博其子度日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

生 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銑曰蜉蝣朝生夕死以比世

人也 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

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

而息龜潛匿而噓此其所以 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頤運流有代謝之 善曰六龍日駕也不可頤而止

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

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

子曰二者代謝神馳高 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

微禽吾生獨不化 翰曰雉入淮為蜃雀入海為蛤言此微

曰爾雅曰感動也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 雖欲

騰丹谿雲螭非我駕也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

死成之必敗然而感者望乘風雲與螭龍共駕適不死

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鏡翱翔倒景然死者相襲立

壟相望逝者莫反潛 愧無魯陽德迴日今 善本作 三舍 良

者莫形足以覺也 向字

魯陽公與韓邁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欠一舍
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璞愧無此德迴日使反得駐其壽
也善曰魯陽揮日見淮南子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涉訝切銑曰吒嘆聲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月之並過儀禮曰婦
人拊心不哭吒歎聲也楚辭曰
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凌遠游向曰逸輕霄天迅疾也言有仙者之資必如仙者之道善曰

逾迅思拂霄及逸遊以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翰曰清源水也增瀾大波也吞舟大魚也言小水不能運吞舟之

魚俗人不足知游仙之事善曰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

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水增波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夫吞

舟之魚不居潛澤度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美兒珪璋

此也善曰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美

而明月皆喻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鯨
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
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潛穎怨青陽陵茗哀素秋翰曰穎
道衆莫不按劍相酌者善曰言世俗不娛
之早及言仙俗殊事異宜與此相類善曰言世俗不娛
求仙而怨夫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
臻陵茗哀素秋之早至也潛隱在幽潛而結穎也鄒潤甫
遊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糾高松義與此同爾悲來惻
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茗陵茗也素秋已見上文
丹心零淚綠纓流善曰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曰謂
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平寓魯門風煖將為災良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
災乎夫廣用之鳥獸恒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雜縣則
爰居是也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
日藏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藏文仲之為政也今
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今茲

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丈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雞縣也

吞舟浮善本作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

臺銑曰此中神仙為之不安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

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陵陽

挹丹溜容成揮玉杯濟曰陵陽子明容成公皆仙人也挹

善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經卿人也好釣魚於延溪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

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大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

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

齊不見使人金案姪娥陽妙音洪崖頤五其頤良曰姪娥

音謂善歌也洪崖占仙人也領動也聽合律故照其頤善曰淮南子曰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

許慎曰常娥昇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領其頤則歌

合律廣雅外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銑曰外降上下也九垓曰九天也善曰列

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惟士焉盧敖仰

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若敖而已今卒觀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交乎士笑曰今子

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唳身遂入雲中

盧敖視之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銑曰五龍皇右君兄弟四人皆人面而龍

身長曰角龍次曰微龍次曰商龍次曰羽龍父曰宮龍父與諸子同仙在五方言此諸仙奇齡過此矣嬰孩小兒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右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

曰微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

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良

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

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良

燕昭王使入海往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終不能得故云無靈氣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也善曰燕昭使人入海蓬萊已見上文漢武非仙文見漢武內傳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善本魄翰曰循環若循連環而無作見魄翰也魄暗也善曰說文

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尚書曰惟三日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去也**葦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濟

孟秋之月其神葦收西陸秋也朱羲日也立秋日從白道由從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葦收司馬彪續漢

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何圖曰立秋秋分月

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日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寒露拂陵苕**

女羅辭松栢良曰陵苕郎陵上草女羅兔絲也緣於松栢為寒所拂將以萎死故辭而去善曰淮南

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苕已見上文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萇曰蔦寄生也女蘿松蘿也**薺榮不**

終朝蜉蝣豈見夕鏡曰薺槿花也朝榮暮落蜉蝣小蟲名朝生夕死此皆比人生之短也善曰

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為薺華莊生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

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向曰圓丘山名奇草芝草靈液玉膏也善曰外國圖曰圓丘

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此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

液飛波蘭**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翰曰王孫王公子孫林參天善曰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

者言貴者饌八珍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礞石善曰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

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

千歲抱朴子**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濟曰當途人謂執日五石見上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事也揖謝也善

曰當途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

齊管仲鼎子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文選卷第二十一 終

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招隱

左太冲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反招隱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游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并作一首

謝叔源游西池詩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一首

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晚出西射堂一首

登池上樓一首

游南亭一首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從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謝玄暉游東田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沉休文鐘山詩應西陽王文一首

宿東園一首

沉道士館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既登琅邪城詩一首

招隱詩二首

五言 善曰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冲

良曰思苦天下瀾濁故將招尋隱者欲以退不仕 善曰雜詩左居陸後而此

在善 誤也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向曰荒廢之道橫絕古今以喻時也 善曰魯連子曰連却余

軍平原君欲卦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童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

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

巖穴無結構立中有鳴琴

善曰結構謂交結構

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 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善曰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尚書

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石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

泉漱瓊瑤纖鱗或

善本浮

沉

向曰瓊瑤皆玉言水有之纖鱗小魚也 善曰楚辭曰飲

石泉兮蔭松栢漱猶蕩也 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善曰

日絲竹樂之器也

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濟曰木叢生曰灌木 善曰毛詩曰其嘯也

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木也南都賦曰寡婦悲吟

秋菊兼糗糧幽蘭間重襟

良曰菊可以餐故云糗糧蘭可以佩故云間重襟也 善曰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曰乃

裏糗糧毛萇曰糗食也楚辭曰紐秋蘭以爲佩然蘭可爲佩故以間襟也

吾簪

翰曰躊躇周行兒煩勞也欲投奔冠簪而隱於此中 善曰言此務勞促故足力煩殆也韓詩曰揆首躊躇

阮嗣宗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

仕榛杻 向曰經始經營之始東山思所居之東山也木叢生

曰榛善曰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
盧詩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

小榛前有寒泉并聊可瑩心神銑曰瑩清也善曰周易

也善本作悄善本作舊青葱間竹栢得其真濟曰悄舊青葱茂盛

善曰峭清鱗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舊聚於一時時至而後
殺至於松栢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

矣弱葉栖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良

言竹栢之美翰曰爵五等之爵服王等之服皆不可以

常玩必有好惡屈伸於其間善曰言爵服之榮理無常

玩時有好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
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

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

塵洗曰結綬謂入仕也由由此而生纏牽彈冠所以去塵冠

生纏牽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
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

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惠
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物之紛可謂養生矣

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向曰謂如柳下惠與少連降志辱

居於首陽山吾亦不以爲仁當思靜退自得中道善曰

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
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相與觀所尚逍遙極善本作良辰善曰趙岐孟子

向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
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一首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翰曰夷平也躑躅將行兒

蛩蛩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振衣而起杜預
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與躑同

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濟曰幽人隱者浚深也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

而勿墜朝采南澗藥夕息西山足良曰藥水草也善曰毛詩曰于以采蘋

南澗之濱于以采蘋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毛萇詩傳曰蘆山足也輕條象

雲構密葉成翠幄銑曰雲構大廈也幄帳也善曰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

遊杜預左氏傳結風激楚字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向曰結

也蘭香草也蘭氣迴轉薄迫於秀茂之木善曰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薄附

也廣雅曰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翰也言飛泉漱蕩王

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雷穿石楚辭曰吸哀音附靈波頽響

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善本作撲濟曰言靈者美

之響赴於幽源之曲曾猶深也良曰此皆自然而成故

云非有假也言賞此則可謂至樂何事趨於榮利而淳樸

之風由茲而薄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

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

曰唐虞始為天下潏潏散朴許慎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

淮南子注曰流薄也潏與澆同

欲銑曰苟且稅捨也從所欲謂隱居也善曰論語子曰

好統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

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脫駕也方言曰捨車曰稅脫與

稅古

反招隱詩一首五言

王康琚向曰今古詩英題公晉王康琚而不迷

以兇患何必山林然後為道故作反招

隱之詩其情與隱者相反善曰古今

詩英華題云晉王康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

伯夷

叔齊自竄首陽之山老聃為周柱下史伯夷之德不如老聃則小隱劣於大隱明矣善曰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濟曰謂堯有隱人常以樹為巢而居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利今雖盛明世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能無中林士有也善曰解朝曰遭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漢書序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鷗日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雞先晨鳴哀風中善本作迎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銑言山中鳥音風聲足益愁思霜降冰結足傷肌膚信不足好也鷗雞鳥名趾足也善曰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九州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曰王隱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檀道藝楚辭曰鷗雞嘲晰而悲鳴崔琦七蠲曰再奏致哀風楚辭曰漱凝霜之雰雰又曰容則秀雅朱顏七詩曰爰

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薦為祿疆謂周戈信眾人偏智任諸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已良曰從俗為周才索居為偏智善曰以出仕為周才隱居為偏智傳子曰君子周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己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翰曰隨時而行曰推分去人自苦曰矯性善曰劉向列子曰錄

日至於刀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此者之謂太平大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頽回大死李由

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張湛曰物

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歸來

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

呼隱者使歸於代也期望安何也善曰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鄉子

日生人之始也

死人之終也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良曰魏姓曹氏魏志云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之子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受漢禪即皇帝位此詩未即位時作謂文帝者後人題之芙蓉池名

善注同

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

銑曰鄴都之西園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

日乘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

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

向曰卑低脩長也摩天言高也蒼青色善曰子虛賦曰上拂

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善曰張衡羽獵賦曰

風翊翊其扶輪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翰曰丹赤華光也善曰法言曰明星皓皓華

藻之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

濟曰謂有五色雲壽命非鮮明也此皆美兒

松喬誰能得神仙

良曰赤松子王子喬皆古仙人也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

喬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遨游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善曰莊子

日聖人其於人也藥物之通而保已為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淮南郡之于湖縣南所謂

姑孰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

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

銑曰擅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

玄儋立為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

及姑熟桓玄所出大築府第於此國南故曰南州其界九井山仲文從玄於此

遊故作是詩叙其進退危懼之情也善注同

四運雖麟次理化各有准

向曰四運四時也准平也言四時其運行若魚鱗之相次其物

理變化亦各均平若一也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擷羅鱗次字書曰准平

也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翰曰清秋威人與喻之情可盡於此善曰潘安仁有秋

興者興者記事於物也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濟曰凄寒

善曰緊猶實也爽籟驚善本作幽律哀壑叩虛牝良曰爽清也籟風激

物之聲也驚起也清風激於幽深之處起其音律牝亦豁谷也風入其中成其哀也善曰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

起其幽律衡哀壑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籟管非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遊曰汶聞地籟子遊曰

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人籟籟也夫籟管曰驚起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籟注參差官孔安

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歲寒無早秀浮榮甘風隕銑曰禮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

所寒草木無復秀者仲文言我無實乃浮榮之人自其早隕墜也善曰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賈逵國語注曰

浮輕也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向曰言已貞正其猶松栢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彼

桓玄所制憂懼至斯善曰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

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哲匠感蕭辰肅此塵外軫翰曰哲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謂善宰萬物者謂桓玄也蕭辰謂秋風蕭瑟之辰言玄感此時進駕於高山出於塵外也肅猶清也軫車也善曰

匠謂桓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

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

日軫輿後橫木也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濟曰泛謂玄言軫所以明車也大設宴席泛

博愛士逸爵猶飛杯也邀屈妙勝之人相引而飲善曰論語子曰況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

進也良友所以進伊余樂好仁感祛吝亦泯良曰伊惟也余仲文自稱

也言樂桓玄好仁之懷使我疑感鄙吝祛除泯絕也善曰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杜

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蕃周舉常相謂白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

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銑曰
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猥以不才之身為冠首於阿衡之朝恐匈奴聞之而笑我
矣此仲文自謙而美杭玄為大司馬以此伊尹為阿衡也
善曰阿衡喻玄也言已以凡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理將
見哂也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曰惟嗣王不惠于
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一言寤
意旬月取宰相後遣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
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
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
論語注曰哂笑也

游西池一首 五言

謝叔源向曰臧榮緒晉書云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則以黨劉毅

被誅西池丹陽西也混思與友朋相與為樂也善注同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翰曰蟋蟀在堂歲事云暮今我

朋友之道缺矣勞者歌其事皆思友之詩也善曰聲類

曰悟心爾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事其暮今我不樂日月

其除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有來豈不疾良遊

常蹉跎善曰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子時無筭而非

我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偕暉楚辭曰

驥垂兩耳中坂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

關高臺眺飛霞銑曰阡道也陵山陵關城關也善曰說

文曰越度曰鄭玄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

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惠風蕩繁

固白雲必曾阿向曰惠風謂春風施惠萬物也蕩動也繁

園謂園囿繁茂也屯聚曾重也阿大陵也善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景具鳴禽集水木湛清華翰曰

日斜也湛澄華麗也善曰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濟曰

褰涉漆鄭玄曰揭衣度漆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

水渚有蘭也芳柯蘭枝也徙倚時行也善曰毛詩曰褰

裳涉漆鄭玄曰揭衣度漆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

詩止與詩同楚辭日步徙倚而遙思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良曰美人謂友人也愆過也言友人遲晚不至我將如之何善曰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無為牽所思南榮誠其多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越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五言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向日樓即所居之樓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音統翰曰澤中曰瀛星羅謂渚畦瀛兮楚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橈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

慙榭面曲汜臨流對迴潮濟曰慙息也臺上有木曰榭水史復入汜迴潮潮落之名善

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豫隱曲之汜輟策共駢

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後嚮山椒鏡曰山椒山頂也善曰李弘

輒法言注曰駢並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亭亭

映江月颼颼留出谷風音標向曰亭亭月明兒颼颼風聲颼風也善曰亭亭迴貌王逸

楚辭注曰颼風疾貌寡婦賦曰風颼颼而風興斐斐氣霏岫泫泫露盈條翰曰斐兒霏覆也岫山峯也泫泫靈光盈滿也近矚祛幽蘊遠視

條細枝善曰斐斐輕貌泫泫垂貌近矚祛幽蘊遠視

盪諠囂鏡曰矚望祛除幽靜蘊積盪洗諠囂氣也蘊善曰李音漢書注曰祛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積

也鄭玄禮記注曰聞諠囂則人意動作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向日晤對也善曰

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晤與晤同古字通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五言善曰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

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上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齊曰京口江口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上此山樓望江而應制也凡和

天子曰
應詔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

良曰玉璽謂天子傳國璽此者戒人誠信使敬於上黃屋謂人

君以黃繒為蓋此者示人崇高有異於下也善曰言聖人佩玉璽所以敬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鄧析子曰焉之符璽以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教而用之至於大道屋左蠱化人在神理超遠而已善曰言上二事乃為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束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曰聰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鑣汾水之陽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云昔聞也今見者謂宋高祖登北固山若飄然出於塵外正與堯意相合也鑣衡也善曰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外已見上文說文鳴笳發春渚稅鑣日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猶軫以表車鳴笳發春渚稅鑣

登山椒

翰曰茹肅也大駕行必吹簫稅捨鑾駕也山椒山頂也善曰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鑿

猶稅駕也

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

濟曰組組惟也山臨水而影倒謂之

倒景筵席也

善曰吳都賦曰張組惟構流蘇遊大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

觀滄溟蓬萊陰倒景崑崙軍曾城並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

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

阜良曰薄叢也麗美也江阜江曲也善曰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騁驚兮蘭薄戶樹瓊木籬些然此意微與

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非之楚辭曰朝騁驚兮江阜王逸曰澤曲曰阜

原隰英帝綠柳墟囿

散紅桃

鏡曰高平日原下濕曰隰莫軟枝也墟丘園園也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穉穉者發芽也桃

則華美與梯音義

白心美陽澤萬泉咸光昭

向曰皇宋高祖也言宋高

義此陽春而布德澤故萬象皆光照也善曰莊子桑謂堯日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

不鑒孝經鈞命史曰顧我枉維繫撫志慙場苗毛詩曰皎地以舒形萬物咸載顧我枉維繫撫志慙場苗皎白鈞食

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末今朝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拙各有所宜靈
運謙以為宜在放逸終將歸於山林賢巢居也善曰呂
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而若此則工拙愚智
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曾是繁舊想覽物參長謠良曰曾則謠歌也
今觀山水樂之則是繁於舊想故覽物色而奏長歌也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
前物而懷之劉琨答
盧謚詩曰引領長謠

晚出西射堂一首

五言

銑曰射堂在永嘉

是詩也然此以下皆永嘉所作善注同

謝靈運

步出西掖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魚嶠五青翠杳深沈
向日岑山峯也山橫曰障巘嶠崖之別名青翠山色杳闇也善曰劉公幹贈徐幹詩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

雅曰山小而高曰岑爾雅曰山正郭巘嶠崖之別名爾雅曰重巘巘文字集略曰嶠崖也王逸楚辭注曰杳深冥也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含氣陰風也善曰楚辭曰與曛黃
而為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
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節往感不淺感

來念已深

感憂也

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

愛如何離賞心

良曰羈雌無耦也萬物含情尚愛儔類如

善曰七發曰暮

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撫鏡華緇髮攬

鳥含情尚知勞愛况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帶緩促衿

銑曰華白緇黑也言老瘦帶緩故促其衣衿也

官詩曰柔顏收紅藻玄鬢吐

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向

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
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向
自解之理空有其言幽獨不悶是賴鳴琴而已靈運以此
而曰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寂寥而與天惟
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惟

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
聖窮獨而不悶者莫過於音聲也

登池上樓一首

五言 翰曰靈運被譖出
時有疾起而作是 善曰

永嘉郡
池上樓

潜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前淵沉

虬龍作慙虬以潛處而自保鴻以遠飛而去患靈運既羈
世網故有愧慙虬鴻之義 善曰蚪以深潛而保真鴻以

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慙鴻也說文曰蚪龍有
角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

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
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語注曰作慙也 進德智

所拙退耕力不任良曰言進德濟世智則踈拙退耕自給
力不堪任 善曰周易子曰君子進德

脩業欲及時也尸子曰為令尹而不
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 徇禄反窮海卧病對

空林 銑曰徇末也末嘉海畔故云窮海病也 善曰趙
岐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末嘉郡也說文曰病病

也衾枕昧節候寒開暫窺臨 向曰卧病於衾枕暗於節候
故云寒開惟簾窺臨景物也

善本無 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嶠嶽 音欽 翰曰聆聽眺望
此兩句 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眺瞻也李

陵書曰舉目言笑洞簫賦曰嘔嶽嶽嶽 初景草緒風新陽
改故陰 善曰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神農

本草曰春夏為陽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祁祁傷幽歌
陽秋冬為陰 陽秋冬為陰 陽秋冬為陰

萋萋感楚吟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 芳萋萋善同良注 索居

易永久離群難處心 向曰離羣索居歲月久而難處其心
也 善曰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

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未久穀梁傳 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

日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今 翰曰執持雅操豈獨於古無悶也道驗之於我將為之

矣易云遯世無悶 善曰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

子起何其無持操與 周易曰遯世無悶

游南亭一首

五言 銑曰靈運所居之南亭善曰永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

濟曰時竟謂日暮之時竟盡一日也澄清也霽雨止也善曰

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霽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然

兩則雲出晴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良曰含餘清謂雨則雲歸也後氣尚清涼也隱

半規謂日落峯外隱半見規圓日之形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簾清有餘也張載歲久詩曰白日隨天迴瞰瞰

負如久痾昏墊念苦旅館眺郊岐善曰痾病也昏墊此霖雨之規也旅館眺郊岐善曰病也昏墊此霖雨之

苦也旅館客舍也眺視也郭外曰郊岐道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痾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安國曰

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也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會也

漸猶也楚辭曰芙蓉始發難菱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向曰被覆也善曰楚辭曰皋蘭被徑兮斯路漸廣雅曰

未厭青春好已觀

善本朱明移善曰夏為朱明善曰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昭爾

為朱明感感物歎星星白髮垂善曰感物也感感憂思自感此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史居戚戚而不解古長歌

行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良曰餌食也言不能進藥食故衰疾病蒼頡篇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

銑曰言將往候秋水於舊居之山崖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罔兩問影

曰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曰吾也也陰與夜吾代也波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

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

不見故曰吾代曰夜代謂使得休息也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

向曰亮信良美知友也善曰毛萇詩傳曰亮信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

五言 銑曰赤石山枕海靈運於此進也善曰靈運遊名

山志曰求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與沒

宿於舟中也淹又興起也善曰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

傳注曰歇盡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周覽佚瀛壖緣况乃

陵窮髮良曰瀛海壖岸也周覽於此尚以勞倦況若昔人

善曰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

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壖棄地

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標

的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善曰川后波神天吳水伯

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尾谷神曰揚帆采石

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八首八足八之背黃青揚帆采石

華挂席拾海月向曰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皆中食故采

帆挂席其義也海賦維長綯挂帆席溟漲無端倪虛

舟有超越虛舟曰溟漲皆海也端倪猶涯際也輕舟而進曰

名曰鯤海運則圖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窅冥故以溟為

名謝丞後漢書曰陳茂常度漲海莊子曰北溟有魚其

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仲連輕齊組子牟

春魏闕善曰齊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

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呂氏春秋曰中山公

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濟同善茫

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良曰忽忘也矜名則必危身故

於物有忘善曰韓子白圭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郭

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

汪洋自恣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大伐善曰孔子圍於陳太

以適已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大伐公任往弔之曰直木

先伐其泉先竭子其意者節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銑同善注

石壁精舍還湖中一首

五言

向曰言靈運遊山寺也善曰精舍今讀書齋

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間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

向曰澹然安意也善曰楚辭曰楚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澹安也出谷日尚早

入舟陽已微朝尚早正曆曰日落也善曰左氏傳趙宣子將

朱光鄭玄毛詩林壑斂暝色雲霧收夕霏濟曰霏日氣也

也善曰霏雲飛貌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良曰芰荷蒲稗皆水草迭遞也映蔚

其色鬱茂隱映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薄懈切阮籍詩懷詩曰寒鳥相因依披拂趨

南徑愉悅偃東扉

銑曰南徑東扉即所居也趨疾行偃卧也善曰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

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雅曰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

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

違向曰思慮澹然志意愜當則外物自輕於至理無違曰

善曰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猶足也孫卿子也

內省則外物輕矣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翰曰言養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五言

濟曰言靈運登石門山也善曰靈運遊名山志曰

石門澗六處石門迴水上入兩山口兩邊右壁石邊石巖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

良曰策策杖也絕懸絕也善曰紅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駭

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樓

疏峯枕高館對嶺臨迴谿

銑曰疏鑿也迴谿曲迴也

善曰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抗舉也

長林羅戶庭

善本作積石穴字

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感故

蹊翰曰術蹊皆山路反志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或失故路

活活夕流駛

色噉噉叫夜後啼濟曰活活水聲駛疾也噉噉後聲善

吏噉噉以寂寥

沉冥豈別理

守道自不攜

良曰自言沈深其默豈復別理

但欲字道使不攜離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部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

心契九秋幹

月翫三春莢

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

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

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

九秋幹松之類三春莢草之類言心契堅貞自游於道翫色亦同於俗也善曰古藥府有歷九秋莢薄相行班固

終南山賦曰三春之李孟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居常

夏之初九秋已見南都賦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居常

道以待終善曰新年處順理而安排代事將使憂樂不能入於

我也善曰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

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秦失用之曰適來夫子時

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安排已見

文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良曰同懷謂友人也仙者因

善曰陸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靈運所居南山

北山善曰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

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求歸其路迺南

界北山注云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

是開創卜居之契也又曰大小巫湖

中隔一山然往

北山經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懸陰峯

良曰山南曰陽也景日憩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于南

山之

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

翰曰迴遠策杖徑路也窈窕長遠兒玲瓏明暗兒善曰曹摅贈石荊州詩曰輶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甘兒賦曰

灼曰明貌

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淙

善本作巖字在冬良曰俛下喬

高杪未聆聽也淙水聲言登於山半下視高木之末仰聽流水之聲善曰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

聲薛綜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石橫水分流林密

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外長皆手

容良曰蹊徑蹤迹也善曰手草盛也言雷

雨作解竟何感動而令草木外長皆得盛容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爾雅曰

感動也周易曰地中有木外初莖苞祿穰各新蒲含紫茸

手客悅茂貌郭璞曰手容也

而容反向曰竹叢生曰莖苞裹也籜竹皮紫茸蒲花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莖叢竹也籜竹皮也善韻篇曰茸草

貌然此茸謂蒲華也江賦曰擢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春風善曰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濠海中隨潮上下撫爾雅曰翰天雞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貌撫

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

良曰撫萬物變化雖無厭倦覽眷物明媚眷視重疊善曰郭象莊

子注曰聖人游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覽物已見上文眷猶戀也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

向曰去人謂隱人也但恨不與友人游陟於此孤

孤游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為通乎

從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五言善曰靈運遊名山志曰

仲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竹澗數里

謝靈運

後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

向日曙曉也光日光也

善曰

宿臨且相乎說

文曰曙且明也巖下雲方合花上靈猶泫

泫胡犬切善曰

廣雅曰

遂也傍隈隩鳥迢遞陟陁

刑曲陁反良曰隈

陁山嶺曰岨

善曰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山絕曰陁

郭璞

璞曰今江東呼爲甫隩又於六切爾雅曰山絕曰陁

連山中斷曰陁聲類曰岨

山嶺小高也岨與現同

過澗既厲急登棧亦凌

善曰厲涉也急急流也山行險處以板棧路通俗文曰

流翫迴轉

銑曰徑復往來也乘隨也善曰楚辭曰蘋萍泛

沉深菰蒲冒淺清

向曰蘋萍菰蒲皆水草泛浮冒履也善

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

翰曰企舉踵也挹酌也葉卷謂

踵也毛萇詩傳曰挹刺也猶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今言酌也飛泉已見上文

良

心莫展

濟曰蘭麻皆芳草可以投贈者言事君勤苦空結

所知遲客詩曰瑤華未堪折蘭若已屢適路阻莫贈問云

何慰離折然握蘭擲茗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

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棗據逸民

賦曰沐耳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疏麻兮璫

馬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疎麻神麻也司

味竟誰辨也 善曰言賞樂忠誠自以爲美此事深味誰能辨

此理幽昧誰 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乎道由此而遣 善曰淮南子曰吾獨懷慷慨遺物而與

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莫

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遺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五言 善曰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晉時藥園元嘉

中築隄壅水名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為元嘉

顏延年

湖觀收田勤苦應詔作此詩也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

善曰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乘橈力追

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橈力追切濟

同善注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仙良曰軫車懋勉也善

懋德之右善遊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范曄後漢書曰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

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壙善本作壙字銑曰帝文帝暉

善曰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人服漢儀法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楊雄有田一厘晉灼曰厘一百

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

向曰樓觀曲阿城上樓觀豐茂穎穗也金駕金車也善

日孔安國尚書傳曰穎穗也金駕金輅也言上樓看穗也映猶蔽也飛奔互流綴緹殼代迴

環翰曰飛奔車也或流散或連綴綴殼駢也迴環周行也善曰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騰超進越絕書曰車奔

馬騰續漢書曰緹騎一百人屬神行埒浮景交映善本作

靚金吾吳都賦曰靚騎煒煌

溢中天良曰埒等也言天子與神明俱行等於浮景與日

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

浮景忽西沈史記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

號曰中開冬春徂物殘悴盈化先徂落之物雖復殘悴而

天之臺開冬春徂物殘悴盈化先徂落之物雖復殘悴而

盈於始春初化之先言其足觀也善曰言開冬而親徂

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

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

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

生鄭玄禮記注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良曰陽陸天道

曰化猶生也

精也陰谷南氣如寒煙也 善曰吳越春秋狄越王曰崑崙
乃大地之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賈達國語注曰精明也
山此陰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芊 善本作什字 善曰言木
素森藹霜盛兒松栢重布故云積翠 葉既落霜封其枝故云攢
葱芊鬱茂兒 善曰廣雅曰攢聚也 息饗報嘉歲通急戒
無年 報豐歲通人急以備饑年 善曰禮記曰蜡者索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
國無六年之畜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
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無歲無贏儲也急要也
通百往之急者預 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 輿隸至賤者
戒於無年之時 言天子溫厚之德布於至賤及後筵延年自謂 善曰說
文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氏傳
曰人有十等卑臣輿輿臣隸 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 濟
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隸也 言從帝以觀土風而作陳詩既畢愧不妍美 善曰
日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大帥陳詩以觀民風 善曰疲弱謝

凌遽取累非纏 墨 牽 良曰纏牽馬轡也太長則累於馬行
累非由纏牽西京賦曰百禽凌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
君曰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
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纏牽長
故纏牽於事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 五言 銑曰此題
延年侍游蒜山觀

其詩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也 善曰
劉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
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
潤州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 去 臨東溟 向曰元天山名北列地方也
日觀泰山東南東溟謂東海

善曰莊子曰闕奔之隸與殷翼之孫過氏之子三士相與
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
馬彪曰元天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
時見日始欲出長三文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

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

成華山四面峻如削成善曰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楚辭注曰

陝山側峽與陝通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山海經曰秦華之

四方成嚴險去漢宇襟衛徙吳京濟曰漢水秦之關塞而

險之固去彼僕宇衿帶周衛徙江外就吳之京善曰言嚴

京也西京賦曰嚴險周固衿帶易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

營統曰因流為池據山為城若造化造神營外人力能致

之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化魯靈光殿賦曰神

之營言極盡括於此宋都其地故美言也善曰園縣廟園

之縣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徙人以奉園陵

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陵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

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

四方群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惣皆也大戴

禮天地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耳風雨

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翰曰宅居道界炳光也言帝所

星宋以水德故云誕曜應辰明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宅

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有衡霍吳都

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耀也禮斗威儀曰君乘

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辰星者北生水

精也宋為水睿思經故里巡駕市舊垆濟曰睿聖也謂文

德故云應也氏來居晉陵州徙之京口故云故里舊垆纏陟峯騰輦路

猶懷也市猶徧也善曰爾雅曰林外謂之垆尋雲抗瑤瑤

尋雲抗瑤瑤音萌向曰鑿山峯以通輦路尋雲言高也

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

也羊祐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杜預左氏傳注曰薨屋

棟春江壯風濤蘭茂英音帝善本英宜游弘下濟窮遠凝

聖情鏡曰蘭野美言之莫英初生草也向曰宣徧弘大

凝成也言徧游窮遠大為下濟之道為成聖人之情

善曰楚辭曰宜遊方列宿順極兮彷徨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窮儉以弘下濟之惠

濱有和會祥習在下征

齊曰齊桓公時岳濱諸侯莫不來服故云有和會先王卜征五年歲

卜其祥祥習則行言我天子亦然善曰國語曰齊桓公獻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人大

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彛曰先王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

珉善曰老謂司馬談地遺萌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己穀耕以謝職不獲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

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始淳

洛陽也空食疲節肆反稅事巖耕翰曰言已素餐疲倦於稅事耕巖石之下此延年之謙詞也善曰空食猶素餐

也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曠官也廊巖廊朝廷所在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楊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諱其志

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乎列師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一首

善曰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

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策也孟子夏諺

曰吾王不遊春方動宸善本作駕望幸傾五州東方也宸駕天子駕言天子巡狩自東方起也九州之地宋得其五

州之人傾心望帝臨幸善曰禮記曰東方曰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

文曰太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云

山祗蹕嶠路水若警滄流

神也言感山水之神水若水

警蹕於川路善曰山祗山神也營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土之君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

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使湘神御出瑶軫天

儀降藥舟向曰神天皆謂帝也御幸也義容儀也瑤軫玉

輅也藥舟畫舟也王符羽獵賦曰天子乘碧瑤之彫軫建

曜天之華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

尺天萬軸胤行衛千翼泛飛浮胤繼也行衛宿衛也千艘

言舟多也泛輕兒飛浮舟行兒善曰萬軸謂車也千翼

謂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載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

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五

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五彫雲麗琰

蓋祥風被綵旂濟曰麗附也琰蓋以玉節蓋彫鏤雲氣附

使飛揚善曰天台山賦曰彫雲斐疊以翼懦桓子新論

曰乘車玉八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旂旌旗之旒

也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良曰江南地名荆豔楚歌河

荆豔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

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揖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揖而請簡子

選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外彼河兮

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

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揖兮操其維交龍助金練照

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凝簡子大悅以為夫人金練照

海浦茄鼓震溟洲銑曰金練金甲也茄蕭溟海也善曰

光左氏傳曰被練三千西京賦曰置蕭蕭溟海也善曰

聲震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藐巧善本作觀青

崖衍漾觀緣疇向曰藐眇迴顧見觀見衍漾廣大也疇田

也杜預左氏傳民善本作靈騫都野麟翰聳淵丘翰曰民

注曰並畔為疇人字靈騫都野麟翰聳淵丘靈人神

也麟翰魚鳥也善曰騫聳皆驚懼之意也都野民德禮

靈所居淵丘麟翰所處也曾子曰陰之精氣為靈德禮

既普洽川岳徧懷柔濟曰道德禮儀普徧周洽於川岳之

曰道治致洽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潤生民

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毛萇曰懷來柔安喬高也

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良曰昭因疾服藥行而宜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官之子而作是詩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良曰伐擊也通晨以表天明嚴善曰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

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闔 銑曰嚴整迴遠延長瞰視也闔戲曲也善曰楚辭曰嚴車駕兮戲

遊神女賦曰望余惟而延視廣雅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

津向曰隅城角脩長也津橋迅風首且發平路塞飛塵 日翰

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為余先乎平路擾擾游宦子

營營市井人 齊曰言遊官子同於市井之人擾擾營營皆騰裴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官事人列子林類曰吾

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且於市

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 良曰謂遠日九夫為井井有市

也利謂利祿 善曰范曄後漢書懷弁曰取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玉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

玉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曰子未怒撫爭先

萬里途各事百年身 善曰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善事諄照在忘求百年已見上文

芳及稚節含影客驚春 銑曰夫人開布芳華之德宜在勿稚之年含其光彩驚惜春序悲時

過年謝客惜也 善曰以草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束固

所當情也陸機桑賦曰豐稚節之風茂蒙勁風而後凋曹

毗台城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

尊賢求照灼孤賤長隱淪 向曰尊貴賢大也照灼盛熱勢也隱蔽淪沒也言人貴大則長

居盛熱孤賤則長見蔽沒 善曰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耆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上疏曰江淮孤賤

愚矇小生隱淪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 翰曰端正也言謂幽隱沈淪也

華消歇一生苦辛正為誰也歎恨之深 善曰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輶軻長苦辛

游東田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濟曰則眺所居之東田善
日眺有莊在鍾山東游還作

戚戚苦無悰

冬攜手共行樂

良曰戚戚憂歎兒悰亦樂也
行樂謂游東田也善曰戚

戚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悰為樂丞韋昭

曰悰樂耳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坐苦無悰駕遊博望

山悰裁宗切楊惲報孫會書

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

陟外累重也臺上有木曰榭菌香草也言菌閣美也善

曰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累

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

遠樹曉阡阡

善本作生煙紛漠漠

向曰曉不明兒阡阡茂美兒紛亂也漠漠布

散也善曰廣雅曰芊芊盛也阡與芊同

魚戲新荷動

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翰曰古詩云夕宿

上青山不可上步步惻惻悵此言不對芳春酒以消憂還

如望青山郭之惆悵善曰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作不

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五言 善曰

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

璠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

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遠法帥廬山記曰

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

上即樊蘊

蘊煙氣

江文通

濟曰宋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廬

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游

氣籠其上氣氣若香煙也觀淹詩

意乃和王詩此序不云應教誤矣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

善曰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

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

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

遂授以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

善曰張僧鑒豫州

尚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嶺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壩城其地戶出承淵山西王母之所統同善注瑤草正翕許翹力玉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

樹信葱青尚曰瑤草玉樹皆美言之翕翹葱青盛鬱見善曰瑤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瑤瑾翕翹甘泉

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縈繞也草木叢生曰薄杳冥深暗兒則謂似香鑪之煙縈日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辭曰杳杳冥冥而薄天

中坐瞰蜿蜒伏視流星善曰西京賦曰瞰蜿蜒之長髯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頽視流星

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良曰言人不遠尋怪異而至此山者則知驚其耳目極驚盡也善曰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耳目必驚也鄭玄禮記注

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善曰曾重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草句曰陰者密雲也

書荀晞曰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枕靈嶽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山向曰終南
觀之儀表少室山近周土之城善曰毛詩曰終南何有
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巔以爲關南山則終南也
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征賦曰嵩中岳也東謂大室
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
少室峯下東京賦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垌宋興於淮海
曰然後以建王城之地衿帶之固乃在建業焉神者美言之野外曰垌
善曰鳳翔惟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
墟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文北阜何其峻
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衿帶神垌並見上文

林薄杳葱青其一齊曰鍾山在北故云北阜草木叢主
也西都賦曰職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
山何其峻又赴洛詩曰林薄杳阡眠發地多奇嶺千雲

非一狀良曰發地言起發於地也千雲言高也非一言形
壯多也書曰子虛賦曰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

雲合沓共隱天參差分善本作相望銑曰合沓高大共隱蔽於天

差參分布相望而列於地善曰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巒
隴有合沓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岑崟參差
尚書曰終南博物至千鳥鼠孔鬱律構丹巘魚蛟登嶺在
安國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

起青嶂向曰鬱律直上見山甌形曰巘言攝成此形峻嶒
豐重見山橫曰嶂善曰西京賦曰隱鱗鬱律巘已
見上文魯靈光殿賦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狀其二翰曰
曰前繒綾而龍鱗三山即海中蓬萊方丈瀛洲之山善曰楚辭曰道幽谷于
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崑崙其氣魂魄僕書曰蓬萊方丈瀛
州北三神山者僊人在焉九疑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
山在長少零陵三山在海中

良曰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多美矣臨眺四外復有奇迹善
曰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畫
則呻吟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濟曰讎胥觀昆明池皆
即事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在西京今此擬而作也

善注同云此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
皆假言之

生桂枝其三銑曰隴首山頭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向

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為山門侶八解鳴澗流四

徒侶也架造廬也善曰山足已見上文

禪隱巖曲翰曰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言八

三禪四禪言此四彈之人隱此山巖之曲善曰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窈冥終不見蕭

條何善本作所欲向曰窈冥深遠見言皆深遠不可見使

老子曰窈冥其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

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冥其

其中有精老子曰不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其四善

見可欲使心不亂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狀子曰魯有兀者王黜從之遊

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

之地虛矣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濟曰君王則西陽王也羽

旆說文曰挺拔也旆旌旗之垂者旂旗以羽為飾故云羽

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旌樓璽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

曰山者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銑曰玉趾美言王之足

地基也

足挂旗旗名高與青霞相雜善曰玉趾已見上文曹淹

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幸夷車兮結挂旗淹

留訪五藥顧步行三芝仰向曰五藥草木虫石穀也三芝

曰攀挂枝芳聊淹留門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

出東南隅行曰顧步咸可惟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

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於焉仰鑣苗駕歲

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

暮以終善本作期其五翰曰歲暮喻老也言已於此仰

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一首

沈休文

陳王闕雞道安仁采樵路良曰陳思王曹植詩云闕雞東

善曰陳思王名都篇曰闕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潘岳詩

曰東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搖搖遵彼萊田言采

盤紆荒阡亦交互向曰阡道也盤紆交互屈曲反覆良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峩鬱植

籬踈復密荆扉新且故

禮記注曰華門荆竹織門盡掩樹頂鳴風風透草根積霜露驚麋君也殷仲堪誄曰荆門盡掩樹頂鳴風風透草根積霜露驚麋君

雲去不息征馬時相顧翰曰飈亦風也麋獐也善曰毛詩曰時有死麋今以江東人呼鹿

日麇呂氏春秋曰征馬厲疾高誘曰
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茅棟嘯愁鴟平岡走

寒兔善曰仕預雪詩曰寒兔嚮雲嘯悲鴻竟夜噉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良

曾重阜
飛光忽我適
寧字
止歲云暮
銑曰飛光月光也

迫落豈止歲暮而已老將及我不得游於斯也善
曰古董挑行曰年命冉冉我適毛詩曰歲聿云暮若蒙

西山藥頰齒能儻度向曰魏文詩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未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哉

此藥而類毀之卒儻或能畢於天地齡年也 善同向注

游沈道士館一首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

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
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
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
良曰
充滿

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銑曰銳盡也三山蓬萊方

文瀛洲也九霄九天仙人所居處也善曰銳意已見上注西征賦曰竊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

身乎既表析年觀復立望仙宮向日析年秦所立望仙漢所立善曰廟記曰析年

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墓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翰曰皆謂

秦漢之主善曰漢武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銑曰余約自稱

也須求豐大也 善曰老子曰知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

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 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

躬 善曰淹留已見上 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

水解帶臨清風 善曰曹子建閑居賦曰想寒風而開

所累 去 非外物為念在玄空 翰曰玄空道也言我游此

所念在於道也 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

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爾雅曰玄道也然道體無形故

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濟曰石髓石之髓也得而服

鳥名仙者以為駕故賓至則相與乘也 善曰表彥伯竹林

名土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密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掌得

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 都令人徑絕唯

皆疑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 使雲路通一舉

使雲路通一舉 善曰吳郡魏曰逕路絕風雲通張昶華山堂闕銘曰必雲

謂倒景言我一舉而外於此更何事適華之山而求道也

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

先者漢中關下中帥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

至呼子先予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

丘公接以 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饒曰賞心客謂與我

上嵩山 年老也言及老與爾同此 事 善曰歲暮已見上文

古意酬到長史既史古登琅邪城詩一首

五言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到既字茂灌

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

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

隸丹揚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相溫領郡

鎮江乘縣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

邪為琅邪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 向曰何元之梁典曰徐排字敬

業少有才學為晉安內史古意

作古詩之意也酬報也慨為司徒

長史登此坡作詩贈排故排報之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徐勉弟三息
排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
知名卒
於郡府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

善本作拒字

樓蘭

翰曰甘泉山名匈奴犯塞烽火至甘泉宮上谷

郡名近樓蘭之國警猶警策也抵猶拒也善曰漢書揚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行樓蘭王治打泥城打音烏
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
濟曰此江即岷江也茲山即鍾山也豁險鬱盤重厚見言此江山比於甘泉上谷善曰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則盤紆弗鬱
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
良曰巖巒山也言衿帶之固盡是此山善曰左氏傳咎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衿帶已見上文說文曰密小山而脩莖壯下屬危樓峻上于
銑曰脩長屬及也竹叢曰莖山形之壯矣危高也言城上高樓如山之峻上于於雲也此城依山而作善曰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上于已見上

注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

向曰陴城上女牆也遐遠也長安謂開陽城

善曰左氏

傳曰鄒子產授兵登陴杜預曰陴城上陴睥也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金溝朝灞

產產

甬道人鴛鴦

翰曰金溝之水入灞灞如江河朝宗於海甬道起土為道鴛鴦殿名皆西

京之事此擬而作之故望見善曰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閭闔門入灞灞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

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

岳關中記曰未央鮮車驚華轂汗馬躍銀鞍奔也華轂彫殿東有鴛鴦殿

節其轂銀鞍用銀以節轂言見城中車騎若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漢書

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駕無汗馬之勞卒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

何溫煥翠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志操也壯士之怒髮蓋空踟躕

上衝冠排自言少年時壯氣志操既立怒天下泰平而髮上衝冠善曰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

記曰蘭相如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九善曰後漢書曰寶

怒髮上衝冠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

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詵囂曰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

表裏山河元請以一凡注為大王東封豈如霸上戲羞取

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銑同魯注

路傍觀向曰漢時匈奴入邊遺宗正劉禮軍霸上文帝馳

兒戲使路傍觀之而取突善曰古樂府曰日出東南隅

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

寄言封侯者數所具奇居宜良可歎匈奴青陰受上旨以

為李廣數奇無令當單于廣竟失道自殺奇謂無偶也夫

將有大功則封為侯當數奇之時良可歎息也此皆俳之

心事以報於慨善曰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

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

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

吾相不當侯邪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

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

為匈奴所毀數所具切奇居宜切

文選卷第二十二終



所蔵
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